

寶硯齋印譜

林鶴田篆





202

戊辰秋賦青雲街小肆見此本為有族祖證山先生
叙言因堅買之曰篆字亦豪無似工氣大足玩也
越五年壬申十月初五夕展閱至三鼓因記小庄篆

此種刀法似以工勝而灑落之致正復橫生腕下
識者能領其妙且知其難或謂未免匠氏雕
鏤習氣恐於此道尚未透露小庄又書



0032 K
1 D 50

林皋崔顛其字又字鶴田閩之莆田人也閩之族
姓莫大於林氏林之著封莫盛於莆田然鶴田之
由莆田而徙常熟也自其先世游宦始承廕襲華
而子孫遂占籍矣鶴田年甚少才甚奇其才可以
無所不為而莫妙于其所為篆籀之學也吾甥徐
錦精此技數稱崔田一日介以來披其圖執其袂
而告之曰昔者吾亡友周侍郎元亮先生所篤嗜
也何故未嘗稱子當侍郎之世子尚幼也或曰幼
或未工也今而視子之業則逖聽李斯程邈而邇
聞即三橋千秋杲叔間矣錦之稱之也曰鶴田之

爲是也始乎專而卒乎化夫專也者韓子言之矣
師曠治音扁鵲治病僚之丸秋之弈伶之酒樂之
終身不厭夫然後可以造其堂而入其奧者也夫
化也者莊子言之矣庖丁之牛提刀而四顧痾僂
之承蜩若掇之郢人斲堊而不傷其鼻伯昏無人
之射寄杯于其肘迺至斲輪削鐻也萬技同一樞
機也雖然專可爲而化不可爲也化可爲而化之
速尤不可爲也鶴田之爲是方其專時也避仕宦
若浼捐嗜慾若讎上窮六書下窺小學勾稽貫穿
其專時也忽而化化而速造化固報其人之天而

不徒以其才也昔者侍郎著印人傳未終書而卒
詰嗣雪客請予爲之然予不敢妄舉一人必侍郎
所陰慶而默舉者始充是選今乃得鶴田僂仙乎
歸適然樂口不能言而有數存焉於其間或曰夫
子不輕振辭者而傾倒於鶴田至矣此夫子晚年
印人中第一友也夫一技何足以盡霍田吾宗門
中身後兄弟代付法者亟以鶴田入印人傳侍郎
之志也康熙癸丑修禊日海虞錢陸燦撰

癸丑之歲予年纔十六即以篆刻謁湘靈先生
一見激賞輒爲佐序記其搖筆疾書如雲煙合

還妙語立就迄今垂四十年猶歷歷在目也先生以文名江左冠蓋徵求競致金帛有非其意者不能丐隻字而獎借後生獨無恡惜前輩愛士若飢渴有如此者序久遺失轉從友人乞得抄本字多亥豕以意釐定鏤之首簡以志知己之誼云辛卯寒露日林皋附記

林子鶴田將有白下之行偕徐介臣甥別余於湖莊且為余篆蕩花居三字錢子曰三山石城天下奧區也冠蓋聚族於斯富商大賈聚族於斯文人墨客高僧仕女之輩趾相錯也子之行不於此則已子之技進乎道至則必肩輹摩擊門限穿也林子曰不然臯奚有於是臯將訪六代之遺踪前朝之故事臨春結綺臺城雞鳴埭之址猶可憑而弔乎石頭城之雄略麾扇渡之風流邀笛步之遺響猶可髣髴聞見之乎王謝烏衣流傳江鮑莫愁酬倡之詞猶可挹其餘芬承其芳躅乎辟諸四序寧

為秋弗為春也譬諸草木寧生荒江窮莫之濱弗
生庭砌也錢子曰噫異夫吾未見遼都市者叩寂
莫而求音也雖然有類是昔伯牙之學琴於成連
也三年而既成至於精神寄莫情之專一尚未能
得乃齋糧遂成連之蓬萊成連舍伯牙刺舟去伯
牙心悲延望乃聞海水汨沒山林宵冥猿鳥悲號
乃曰吾師移我情自是琴更進我烏知秣陵佳麗
桃葉桃根感今懷古下上千秋之概不轉以深林
子之心思而益其篆學乎介臣曰善哉林子將縞
紵斯言也遂敘其語而書之冊舟壑錢朝鼎撰

往予過顧子云美寓居見所裒輯諸家印記撫几
而歎云美曰曷歎乎曰予歎夫六書之不明繇于
印學之日趨于謬也尉律漢童子十七以上識九
千字乃為吏試以八體郡移太史課最乃為尚書
史是今士大夫有不及漢童子與郡吏遠甚者矣
然六書雖廢猶幸有印記一道可以誘人識字為
告朔餼羊故古人眎此亦甚鄭重馬援盧熊因印
文之譌輒上書請正今則承訛踵謬鬼譎百途假
古拙則以敦槃之殘缺雜入小篆求嫵媚則以分
隸之波磔鏤之漢文其于古法蕩然無遺予恐後

世將有以行草以旁行以世俗傭保登記省文之書盡入印記矣又軒齋古無印昉于唐李泌端居室玉章字某甫亦人之美已不宜入印氏亦元人所加今則賣漿販繒悉佩軒齋黃口小兒盡加翁叟近有挾此技來游踰年不售乃為一貿布之子製一印曰某先生者尤堪絕倒此則不第六書印學之不明具見世道人心之叛古推此以往何難以輿臺皂隸所弗屑出口之郭爹高爺悉用彰之款識鍛鐵省牲所漓猾僭竊之眉山一峰將以汙及印章予何能不歎邪云美大笑次日白之櫟下

周司農司農亦大笑且不以予言為狂今忽忽已十數稔又值林子鶴田來白下止吾友介茲吳子之一硯齋齋去往日云美寓菴僅隔一垣每過林子談罷出戶攜手同行夕陽籬落橫衍方塘依然與云美澤畔經行慨歎不置時也鶴田年甚少造詣卓犖無兩而尤潛心于六書上視云美未免嗤其頽落自放故吾老友湘靈先生甚為鶴田惜以不及從櫟下司農游名入印人傳然固從司農游列之印人傳者其於此道仍茫然無知則又何耶壬戌上元後三日繡水弟王槩撰

今天下藏印之多無如櫟園周司農矣當司農盛
時四方操是藝來者履常滿予從游司農之門首
尾殆二十年因得盡見天下印人又有印癖頗尋
討古今論印本原及奇正美惡自文國博何主臣
而外若金一甫朱修能丘令江曉臣固為印之
正燈近代若雉皋黃濟甯黃海程穆倩吳門欽序
三溫陵陶石公海虞沈石民皆能鼓吹斯道司農
印人傳中首為推論久矣他若陳師黃丁秋屏非
不刻畫古人第好奇立異間以隸法雜入近於妖
妄即濟叔考古最深入印全用漢篆不雜史籀及

鐘繇敦槃之文其字畫波磔絕無錯簡而篆體筆力澁嫌不合古法某某則常以章法勝人最能偏肖秦漢銅玉印神理但常以古文混配漢篆何殊今人行楷中忽間寫西域梵字令人了不可讀此更不止失古人意蘊其悖理欺世亦與妖妄相等也余嘗以此說質之司農司農唯唯否否意主多致印章持議亦不甚嚴獨是六書之學今學士大夫久寘不講所恃印章一綫微存遺意倘留心篆刻者不更深明此旨古學漸不可問豈非吾儒之一大可慨也哉海虞林子鶴田與予友錢湘靈先

生善昨秋同過秣陵因留予一硯齋四踰月前後所作印不下三四百枚林子入印全用漢篆適與雒皋黃濟叔同而篆體筆力又大能合古法者也且少年銳意考古凡六書統書學正韻許氏說文舊本廣金石韻府諸書無不殫精竭智窮搜極辨以故力追大雅直與秦漢印神明貫串惜櫟園司農不及見林子倘林子早出十數年司農印人傳中定推論林子與濟叔穆情諸人不少下林子造詣至此固不易及顛始終考古不倦勿謂小道僅視為取悅時人之目者則過此更不可量也林子

勉乎哉壬戌穀日秣陵弟吳晉纂

摹印篆文三代以前無有也有之自秦漢始予嘗
謂欲精篆刻必攷字源蒼頡科斗為千古書法之
祖尚已嗣是史籀一變而為大篆李斯再變而為
小篆至於程邈三變而為秦隸蔡伯喈石經四變
而為漢隸其去古不綦遠乎然而後世之工於篆
刻者逞往規摹而祖述之以其氣韻猶近古也元
吾丘子行酷嗜古人書法尤長篆籀圖印之學嘗
著學古編二卷攷據甚詳其言曰漢有摹印篆其
法止用方直與隸法相表裏後人不識古印妄意
盤曲大可笑也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凡屈

曲盤回者皆屬唐篆風斯下矣又云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及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後絕無知者甚哉篆刻之未易言也虞山林子鶴田獨以是方行天下所至無不傾倒壬戌秋過婁東往來於太史王顓菴吳子元朗兩家予一見若舊相識因叩其所學舉古今字學源流如數一二如指黑白嘗謂予曰李陽冰言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謂之神筆墨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謂之工繁簡一定布置不煩謂之巧余殫精于此者十有餘年矣其始手摹之已而目營之已而心遇

之今則于古人堂奧蓋十得八九焉余作而歎曰林子之技進乎道矣古之以一藝成名者大抵好之也篤故其習之也專習之也專故其傳之也久如僚之九秋之弈羿之射庖丁之解牛梓慶之削鐻公孫大娘之舞劍非皆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歟林子之技亦若是焉而已假令林子以是十年之功求進乎古人之道吾不知其所造又當何如也夫篆刻雖一技乎要其理可通于學者於其歸也書此以送之康熙壬戌重陽後一日婁東周象明撰

自秦壞古文為八體有大小篆蟲爰等書之目而其五曰摹印王莽時甄豐校改文字復有六書其摹印者曰謬篆蓋顓有所用體例固不同也許慎撰說文以篆書為正後世遵之於是符印幡信金石銘題雜然互用世變風移日趨簡易八分楷法行書章書相因而出然自籀斯以來以善書名後世者何翺百家獨摹印一道雖前代舊物猶有存者而作者姓名無一可考豈上下千百年間遂無佳者與抑亦如揚子雲所稱雕蟲小技雖佳而不足論與夫有字而後有文字有體有音有義體得而

音與義存乎其中音義得而文之道思過半矣吾竊怪夫鉛槧之士譌謬相承置字體於不講也鍾王之於字也猶公孫鞅之於井田學校也彼第注意於頰仰連絕疎密修短之間故盡廢規矩而一任乎意然而字之體固在也非不知而廢焉也不知而廢之而何有於音與義嗟乎學之不古若也即耳目之前而皆然矣又焉有旁及於古文篆籀者哉虞山林君鶴田以篆刻鳴一時其所摹刻世爭寶惜之余向嘗見之金陵丁卯冬邂逅湖上與余言皆深探原本出是譜閱之知其不苟也嗟乎

以眎今之讀書者何如而顧可以小技忽之邪會將別去書此以贈以志吾慨亦以志吾愧爾四明弟周斯盛撰

余有山水之癖所過名山大川輒留連累日不去
諸如峨嵋之雪瀟湘之雨洞庭之月與夫太華落
鴈峰頭昔為李供奉之搔首問青天處雖未即至
而好事者往往繪圖以供後人卧遊未必不如窮
幽極險披襟攬勝也況虞山之在几席間者乎獨
苦無緣而至而一時工畫者亦曾不聞為虞山一
寫照焉噫異矣庚午春偶訪虞山趙念堂同學爰
攜蠟屐時緣山麓而容與之磊石蒼黃或敲或墜
倏忽變幻不可名狀其黃子久得意筆乎世之工
子久者多矣而真氣之不可磨滅者乃在虞山昔

寶齋藏書
人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又何怪
乎工畫者之閣筆於虞山也劍門之巖突拂水之
嶙峋天之工也乃若疲極人力而為之煙樹之外
風帆沙鳥鬱鬱芊芊則又虞山之助也靈氣所鍾
宜多異人意者林君鶴田其有合乎蓋凡物莫不
各有其至登峰造極自名一家非必磨礪國器試
昆吾于圭璋也非必校書天祿閣星文夜照青藜
非必含英咀華雕龍繡虎如茂先之搖筆而散珠
太冲之揮毫而橫錦也讀書有暇摹古絕倫神解
珊瑚之筆巧奏金錯之刀慘澹經營體裁整暇秦

漢古法翻譜為新駁駁乎駕文三橋汪尹子而上
之昔王右軍自刻保母用刀有如運筆李北海託
名黃鶴鐫石不異作書鶴田其庶幾矣乎詣至高
而品亦復溫如春澹如菊為宜其傾動名公卿到
處逢迎恐後得其片石珍同拱璧奚啻金輕秦國
紙貴中都也斯行也不遇鶴田則勝情逸興委頓
于虞山矣茗水弟戴紱拜撰

夫鐫篆豈小技乎其中有書法有章法有刀法三者不可不講也所謂書法者古人作字不外六書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若不深加考據妄以己意湊泊非書法矣章法者點畫之間自有向背一字有一字之法幾字有幾字之法方圓不同修短各異照應收放悉有原本微有牽率強合之病非章法矣至於刀法非燕尾鋸齒之謂也日漸月摩純熟之至迎刃而出自然渾融具有天趣否則刻意摹古痕迹未化非刀法矣虞山林子鶴田妙年博雅自幼於篆籀之學潛心研究故其鐫刻于今日為最

精蓋鶴田本聰明絕世之士而能浸灌古學默會冥通直與化工爭巧未嘗用其私智以矜勝於時流年來造詣益深名譽益著觀其近作真得前人之精髓無一字不合法無一筆不靈動其中淵然穆然如商彝周鼎洵為曠代之珍豈若逢時之具徒取娛目者所可竝論哉持此以遊於公卿大人間向來馳聲藝圃擅譽墨林者當盡為之削色矣每見白下友人多有惜其晚出數年未及入周司農印人傳中恐司農之傳推論諸家求其仿古匠心真追漢法如鶴田者正未可多得也披覽之餘

喜而弁以數語庚午初冬下浣婁水弟王撰拜纂



印章始於秦漢至宋之宣和乃有印譜明時吳郡
文國博壽承講求篆學超越往代厥後樵李項氏
子京雲間顧氏汝修兩家共稱嗜古掇輯秦漢銅
玉諸章合為印藪行於世迄今海內宗之邇來斯
邕之道絕無正傳承譌襲謬尚詭爭奇六書印學
之不明非一日矣鶴田林子虞山快士究心斯道
獨追正脈其鐫刻諸體全用漢篆不雜史籀及鍾
彝敦槃之文雖海內名家雜出精於篆學者畢竟
以林子為當今獨步予於林子交最久稔知其資
稟過人工力深造其得名非偶然也茲集乃其生

平合作彙聚一編出以公諸同好米襄陽曰書可
臨畫可摹印不可偽故古人重之加書畫一等林
子斯譜其將為古人所重乎世有識者當不以予
言為阿私所好也婁東顓菴王掞題

歲辛未之夏予攜書局僦居洞庭之東山鍵戶編
纂林子鶴田精於篆學其刻印章必本古制考古
書來遊山中山中人推重之予愛其好古亦樂與
之遊焉夫印昉於周禮之符節璽節鄭氏注云今
之印章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
為方寸璽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稱璽用玉臣下
稱印不得用玉吾衍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用方
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大可
笑也多見故家所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
即摹印篆也蓋漢晉印章多用白文大不過寸許

0032 K
1 D 50

Copy
6

寶印譜
朝爵多鑄軍中多鑿緩急異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唐用朱文屈曲盤迴古法漸廢宋南渡後絕無知者然宣和有印譜楊克一圖書譜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吾衍古印文趙孟頫印史皆載於陶九成輟耕錄其書多不傳今之善刻印章者不少而求其能得古人之法與意者不一二見也嗟夫世道之變天下之不古若者多矣豈獨區區印章乎哉林子深於好古有古人之風摹古人之迹匪僅有稱於一時已也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倖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

墨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噫有是四者印章之能事畢矣林子其庶幾乎遂園徐乾學撰

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何如耳不問其事物
之大小而傳也然道不能無所託于物而傳文章
書畫之技學士大夫聚一代之英靈窮數十百人
之心力自少迄老敝精銷慮于其間而其獨立而
可傳于世者蓋可指而數也下至琴瑟圍棋擣蒲
六博歌舞談笑奇巧淫麗工妙可喜之物其流常
數千人而有傳不傳者寧不繫乎其技哉海虞林
子鶴田當今才雋士也少好六書之學一見便得
深意挾其技游公卿間所到車騎輻輳門限為穿
林子之得盛名于吳中者廿餘年矣憶昔辛酉之

寶硯齋生記
歲余初識林子于海虞山中四方尚未及知之也
余竊愛林子即與數共晨夕遇所與好奇嗜古之
士輒必以林子進此後林子名日起而予獨自喜
知林子為最早而四方重林子者皆以余為林子
賞音也甲戌十月林子復來止余西齋契闊風雨
追數昔游踰三日將辭之潤州渡江為淮南之游
且告予曰技雖小道也然別之以正其體審之以
善其勢離之以發其韻合之以完其神縱之欲其
肆收之欲其藏開之闔之而不悖乎理變之化之
而不詭乎道非是不足語于斯也余聞而歎曰斯

言也合乎道矣林子其必傳矣乎余雖未聞六書
之學然觀漢唐以來蔡邕許慎李陽冰之所論說
歐陽永叔趙明誠之所編錄靡不上下千百年縱
橫辨核不以小學而廢之又聞漢世私印之作去
史書未遠故其文近古六朝則尚堅瘦南宋以還
則專於姿媚矣有元吾趙之學盛行而詞人文士
靡不究心斯道明時文國博彭汪關汪泓父子其
最著者迄今將三百年而求其技之並于文汪間
者不可得豈非斯道之難而傳于不朽者寡哉鶴
田行矣為書數語贈之康熙甲戌十月晦日西齋

吳暲撰

書法自黃帝尚矣然典籍獨載秦以來秦有八體
曰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興
因之魏晉以後書體愈多而篆書總不出於秦漢
但年久傳遠習者難焉然書之於紙素者用筆拙
者不足巧者猶能有餘若鐫之於金石者用刀夫
刀之與筆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求工於雕刻非若
濡豪染翰可以揮灑縱橫也騁力於分寸又非若
累幅長箋可以放逸生奇也習者不更難乎精此
藝者東南推文壽承汪尹子汪弘度吳益貞何長
卿等數人既沒世而人益重之所刻片石寶之踰

寶石齋印譜
於珠玉今之繼起者雖多求其與文汪並驅者不多見也虞山林子崔田本閩中甲族其先世官于虞山因家焉為人倜儻儒雅博洽多能尤精于篆刻長安公卿及知名士交口稱之子亦恨相遇晚然猶未知其為絕技也今林子以所製印章為譜示予觀其篆法刀法工巧入神始信名下無虛自非精究書法博覽古章神而明之擬議變化不能造此極也以視文汪諸子豈第與之比肩將超而上之必謂今不勝昔則與以耳食何異哉昔陳長文韋仲將許允皆善相印予雖不及諸公然遇妙

手亦未嘗不識也特書數言非敢為林子增價將以質諸當世之游藝者婁東王抑纂

不見林子十年矣林子以金石之學游於世辛酉
過婁東時予適在里門一見驚歎以為吾吳汪氏
後無其繼者君真其人也又六年予奉命校浙
士林子扁舟過駕湖謁予官舍則詣益進博綜宋
元上溯秦漢縱橫盡變不名一家與向時所見又
一異自是別去予繫官于朝林子亦襆被走四方
今年冬方歲晏假暇杜門偃息忽報林子至則大
喜急命童子出篋中石索篆更蒼深雅健絢爛極
而歸平淡工巧至而近樸拙更異向所見時林子
之詣進而益上如此予惟六書之道學者棄不講

惟印章尚存古意而偏旁譌交豕根銀莫為是
正近代寒山趙氏長編一書足補許慎所不逮而
印學繩式則子行三十六舉為該備嘗謂秦漢之
法至宋元一變而楊菜吾趙諸公未嘗不權輿秦
漢也至明又一變而文蘇汪何諸公分道揚鑣宗
派未嘗不同一轍也夫學宋元而僅從宋元求之
必不能為真宋元學秦漢而僅從秦漢印章求之
必不能為真秦漢昔子雲識奇字而中郎石經立
於學宮李陽冰亦稱筆虎蓋深於六書之義也林
子苦心此道久矣亦然子言乎哉今林子行矣哀

集其燕臺所作為一譜而屬予弁其首予無以益
林子姑書所見以為質因憶昔年始交及聚散之
迹益歎林子所造予數見而未有以定也更十年
後又當何如邪即林子亦有不自知之者矣婁東
王揆再書

士至今日而其趨時蔑古甚矣聖賢之學無論即從事帖括者于經史及先輩源流概置勿講而獨於藝事則不盡然書之于藝一耳篆刻之於書又其一耳近世以來以此擅名者莫如文彭三橋汪關尹子其外如何不韋程彥明元方云美二顧皆犖犖可喜然為其學者類必殫精歲月極意臨摹自元宋上之而漢而秦罔不剔抉務晰其根株派別而後為至吁何其難也且非特此也書學不明則雖工易俗昔人如三橋而下精于刻者未有不精于篆以故臨時奏刀為古文為玉箸向背回互

自然合法婁子柔嘗謂漢印所以佳蓋由書篆之妙不盡鑄鑄之工允為至論故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又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夫一藝事之微而其用力之勤為學之博至於如此乃克名當時垂後世又況進技而道碩反出于鹵莽滅裂之為而可冀其有得哉虞山林子鶴田天資甚高究心篆刻積有年所久得名諸公間客歲始來山中出近著印譜眎予予觀其刀法篆法秀勁生動大約問塗於尹子而泝源於三橋餘子殆不足數又所輯古銅章不下千餘以為為學之博加用力之勤即

以俛視近代仰追秦漢其何難之有洵乎其足以信今而傳後也余素拙於文至篆刻一道尤茫然無所窺林子將欲假予言以為重則業有當世名公敘述在矣縱予不揣豈有加焉獨以過從之久誼不獲辭且有感于古學之日亡而于藝事獨幸不盡亡也於是乎書橋社弟金礪撰

夫搦鐵筆以縱橫盤銀鈎而宛轉非才特妙實學
與臻迺從來掌教厥有保章氏聞之纂訃其唯揚
子雲事必待人而行名將不脛而走矣吾友海虞
林君鶴田人則繇今志存尚古雕鐫以成其文章
刻意而還夫質素古法淋漓則有殷盤周鼎前賢
論列將無漢蔡秦斯誠一藝之絕倫信千秋所共
賞者也然大道多岐旁門易混君則据撫多在縹
囊杳眇存乎神理探索河洛之有合有分俯仰方
圓之成形成象獨超俗學兼避字妖故能馳騁風
雅之場照映藻繪之府於是求者屢滿戶外自然

寶石齋日言
應者豪盈篋中文以丹漆如天女空中而散花飾
諸卷軸實文人紙上而成字披覽自眼明鑒賞輒
心醉吾知君挾此而游其遊必廣從事而學學其
無窮也哉黃虞外史方熊拜手題

古今人以一材一藝傳世不朽者往淫而有然率
以人重不以材藝重也壬辰春予在潤州毗陵徐
辛齋先生以林子鶴田來辛齋端人也林子亦雅
飭有文士風夫辛齋與余交而林子又辛齋所賞
識林子豈直以材藝見者哉至其摹古印章篆刻
之精工匠心獨出整如切玉細如鏤髮燦爛若錦
繡鮮妍若雲霞自元人至今多以爲寶愛藏之篋
衍誌之簡冊余雖不甚解此亦見而樂之故因其
請輒爲題其冊如此時小滿前七日長沙陳鵬年
書於月華道院之薔薇西室

注南樓凌翁寓居東塔精舍一時游從之士若馬
山樵顧雪坡並工詩善畫大雅不羣間有掇巍科
位通顯者而于篆刻獨推鶴田林君不置蓋翁亦
精于篆學其于鶴田殆所謂秦斯唐冰同時議書
者皆輸伏也當是時耳熟鶴田之名心儀鶴田之
貌特余年少跳盪未暇通慇懃致款洽耳厥後余
飢驅至東粵見諸鉅公往還翰牘圖章鈐壓出于
鶴田之摹印爲多余見是知鶴田之名滿天下而
凌翁之推崇固有自也荏苒數年來余倦游食貧
與鶴田邂逅于北山蘭若者再同醉于清暉老人

澂懷館者一既歡若平生矣近臘月下余過鶴田
齋值其營室落成窓扉洞達爐香郁然六書統金
石錄諸集盈絀溢縹其書滿家余因謂鶴田不獨
以藝名天下將欲窮六書之源流辨八體之品類
切偏旁之奧密分五音之先後于以方駕李燾嗣
響徐鉉成一家法出而問世其有功于篆學匪淺
尚得以小道窺之哉語既鶴田果手一編眎余則
其所製印譜也上自宓襄下逮保章洎元之吾趙
明之文汪前序後跋學士大夫鋪張揚厲欲令世
之握鉛槧事雕鏤者識所指歸無俾束末同訛豐

豐相溷靡不詳哉乎其言之矣夫又何加焉余惟
鶴田本閩之莆田人其先世有諱藻者仕唐為節
度使書法逼晉魏至今深慰帖真蹟藝苑奉為珍
祕又有諱蘊者長于丹青載入畫史官亦至節度
閩中所傳兄弟九牧是也鶴田胚胎前光以篆學
名家風流輝映蓋無忝云康熙壬辰二月朔日同
里孫翼飛謹識

寶石傳曰言

寶硯齋印譜



海虞林 臯鶴田篆

嘉定趙 虹飲谷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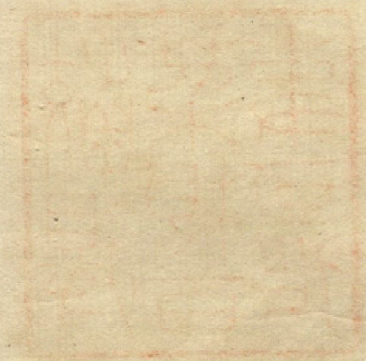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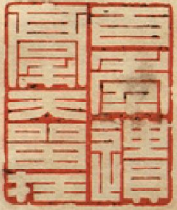
0037 X
1 D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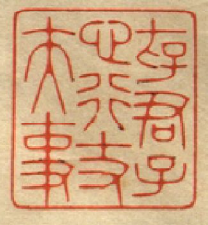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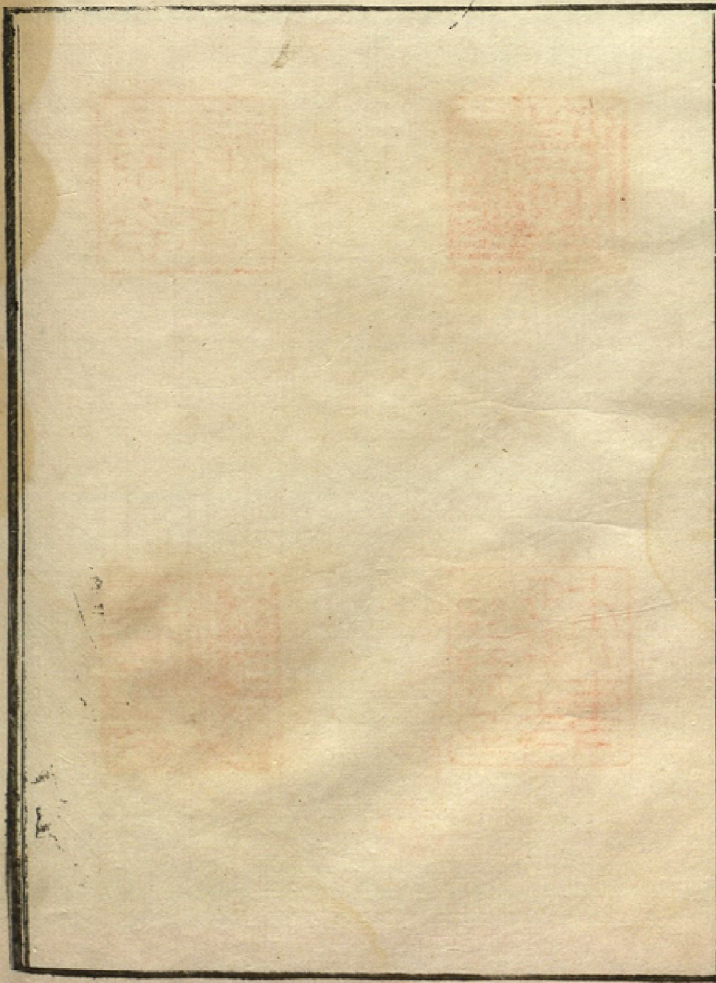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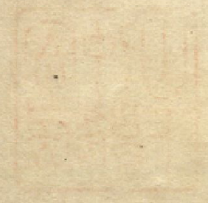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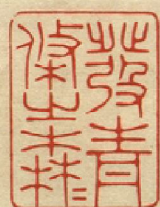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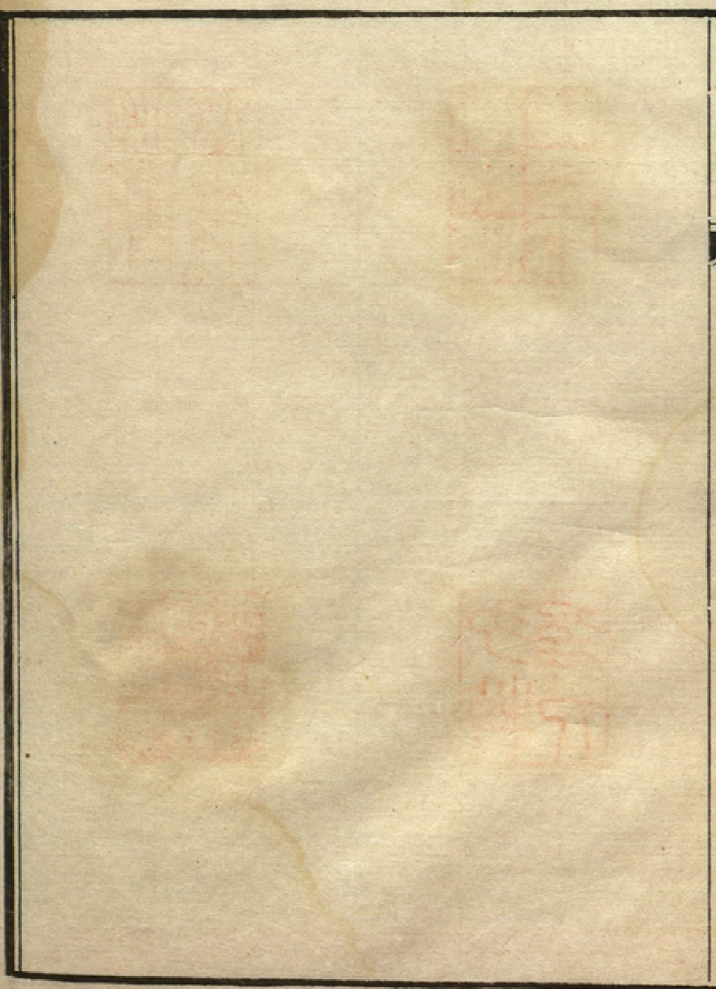


石印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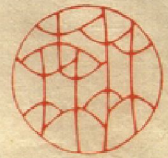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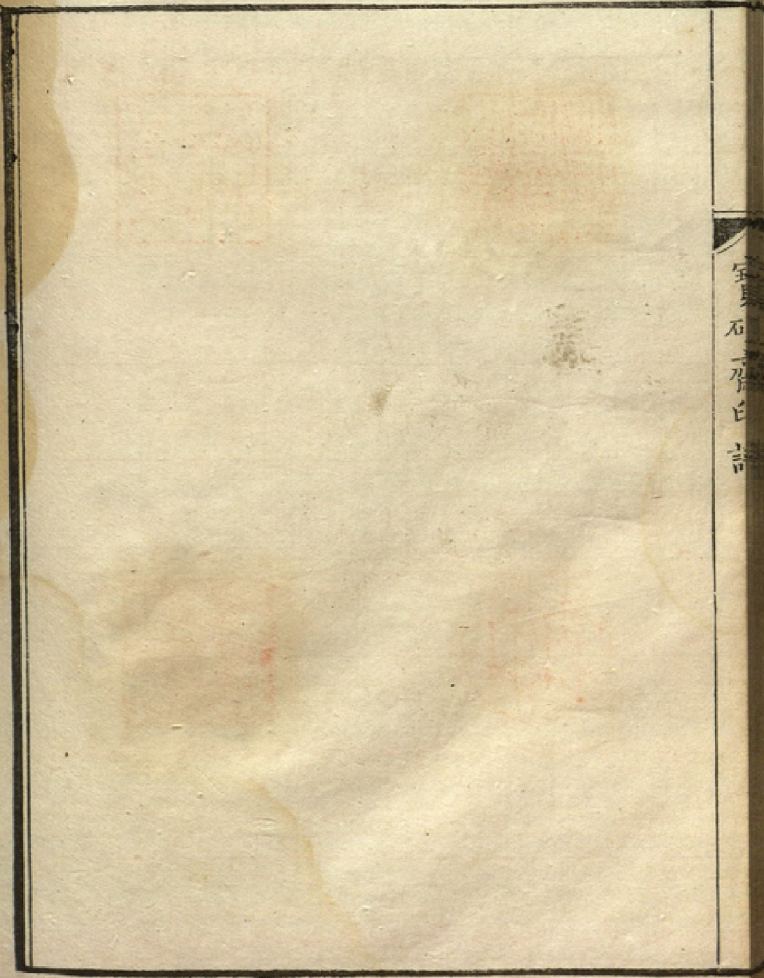


石印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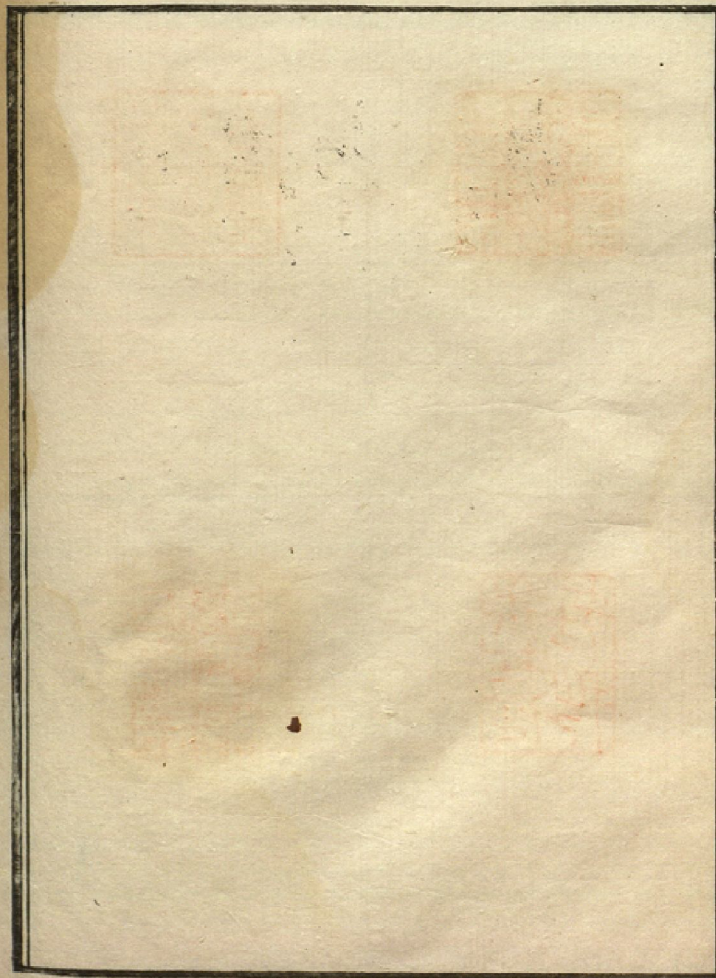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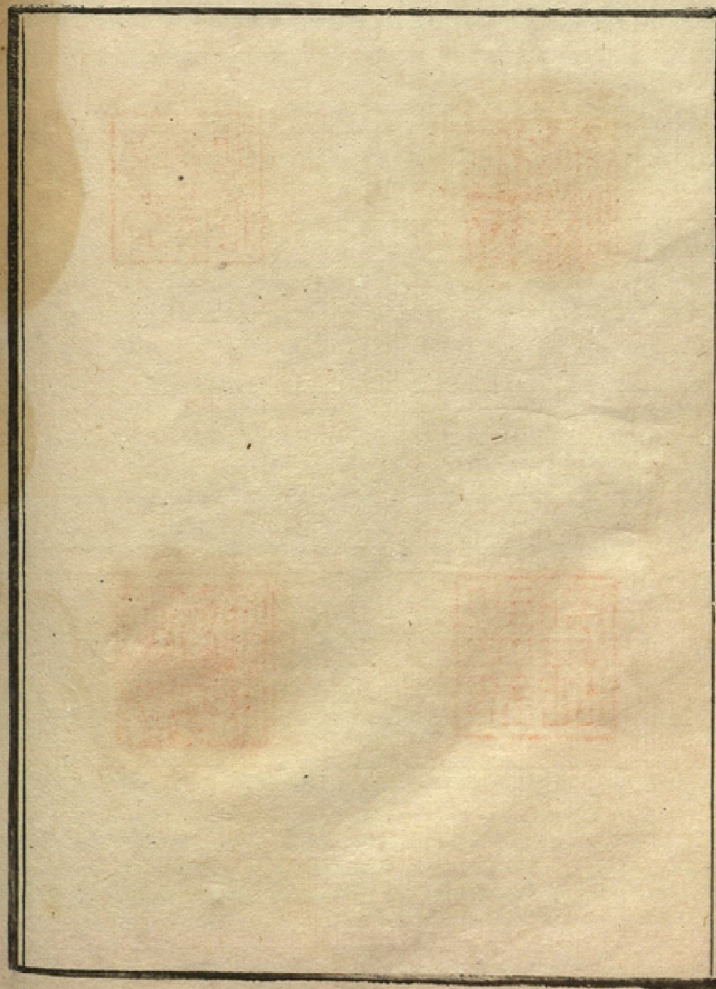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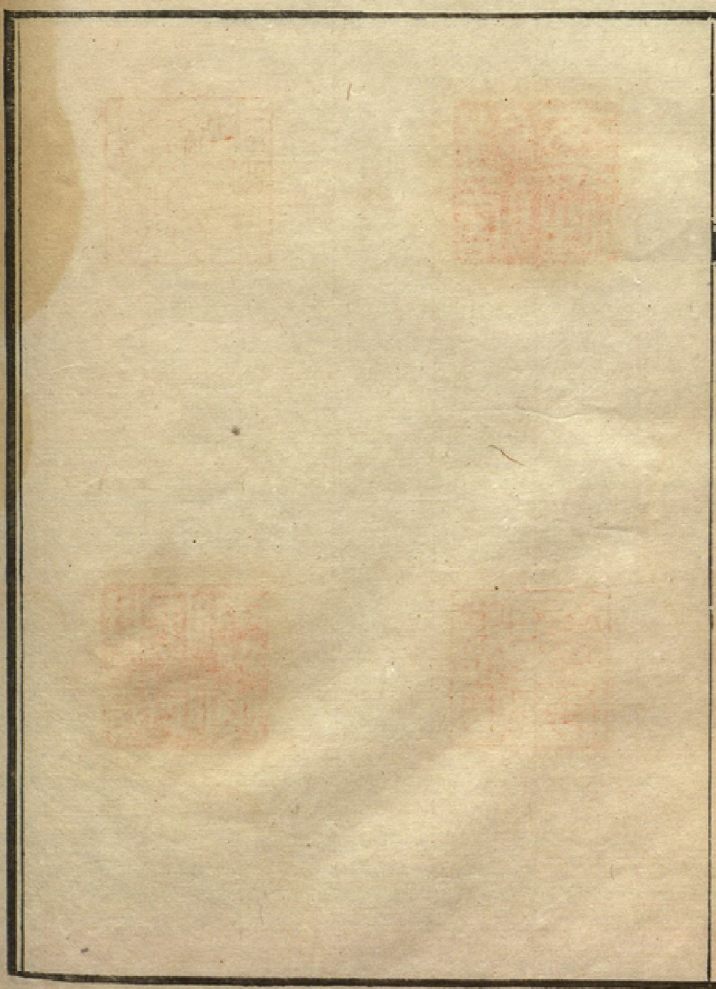


金石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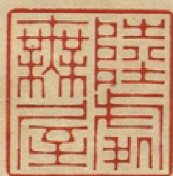
寶見齋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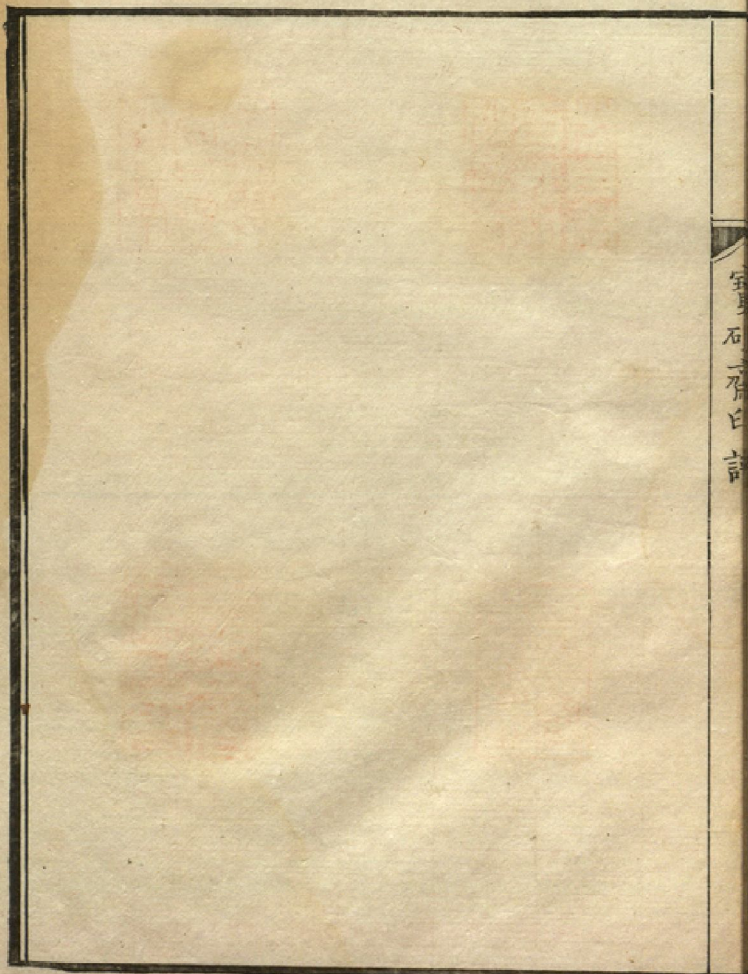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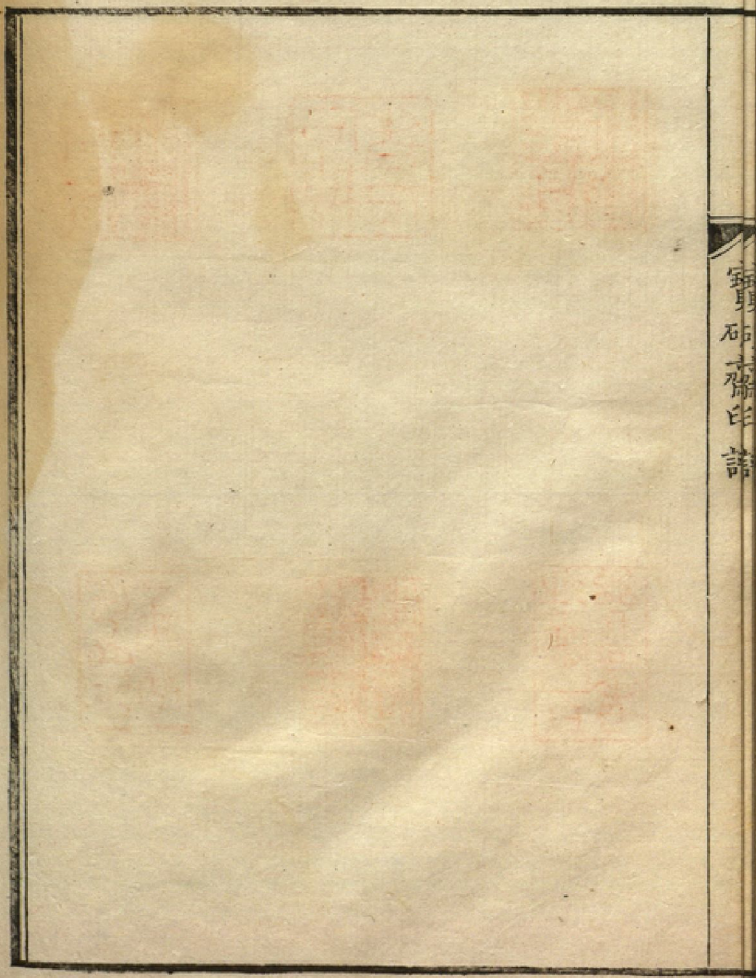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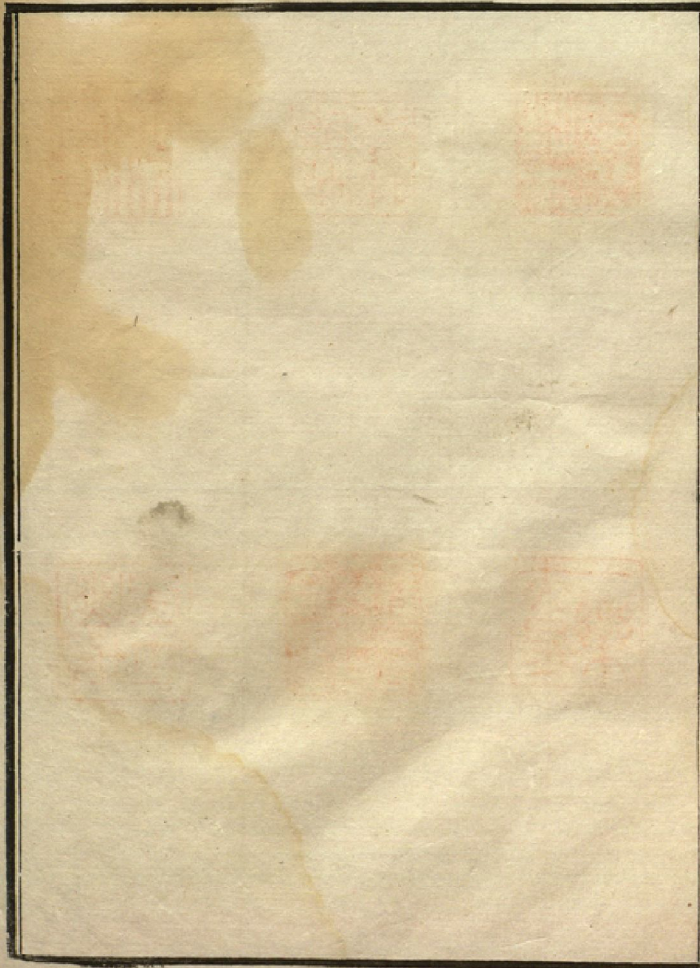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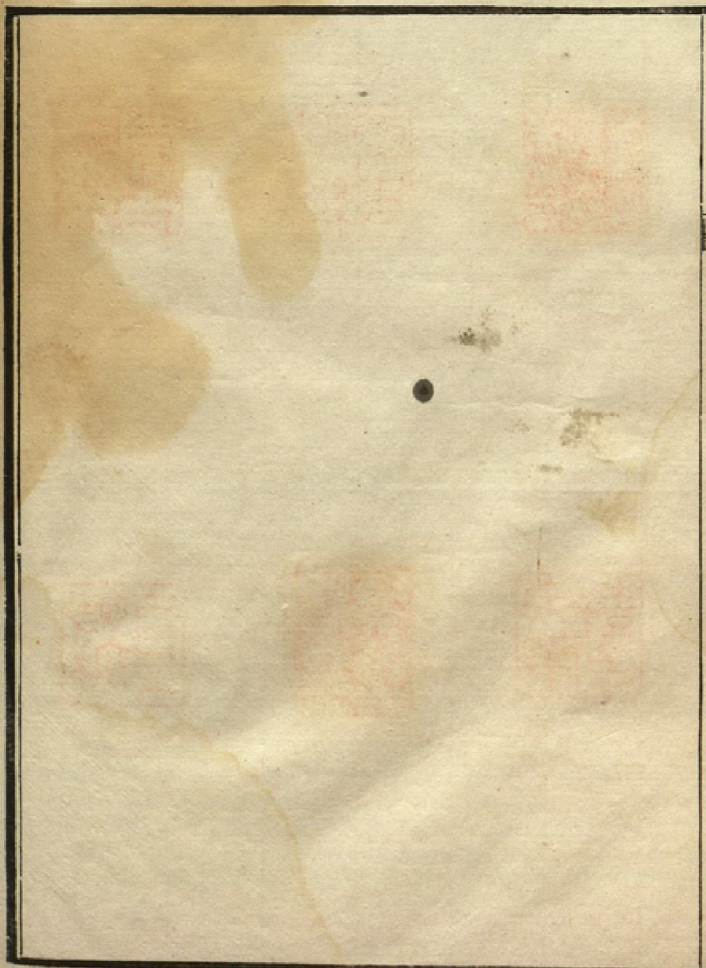
0032 K
1 D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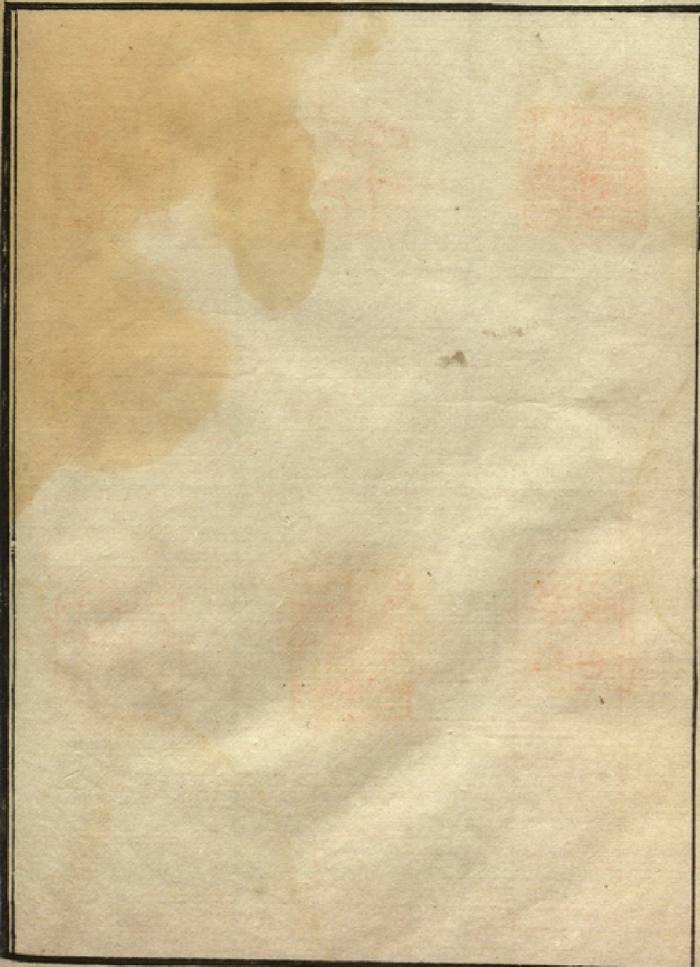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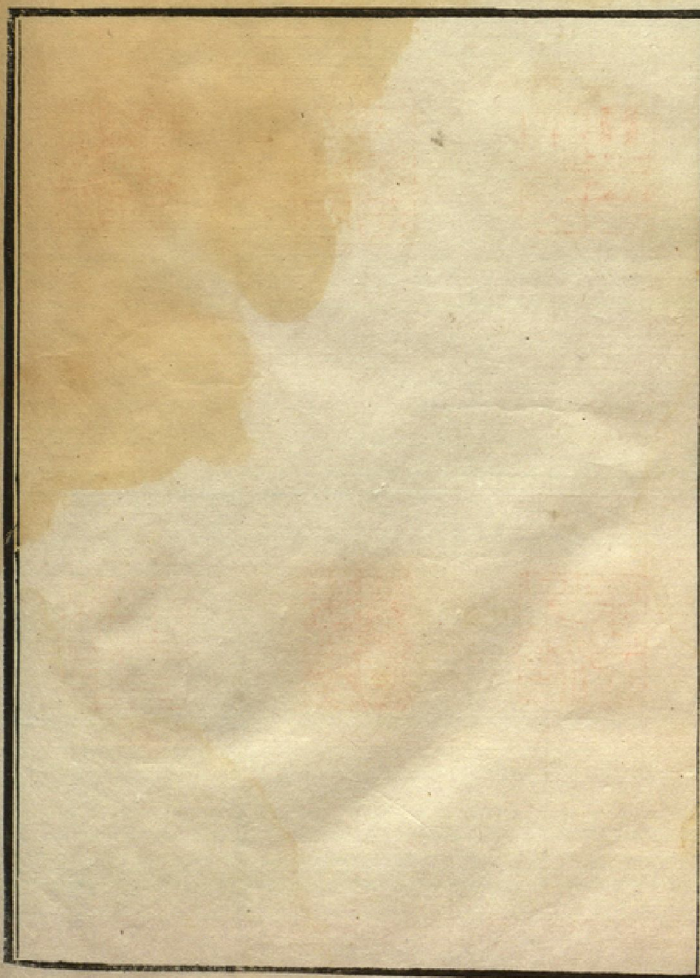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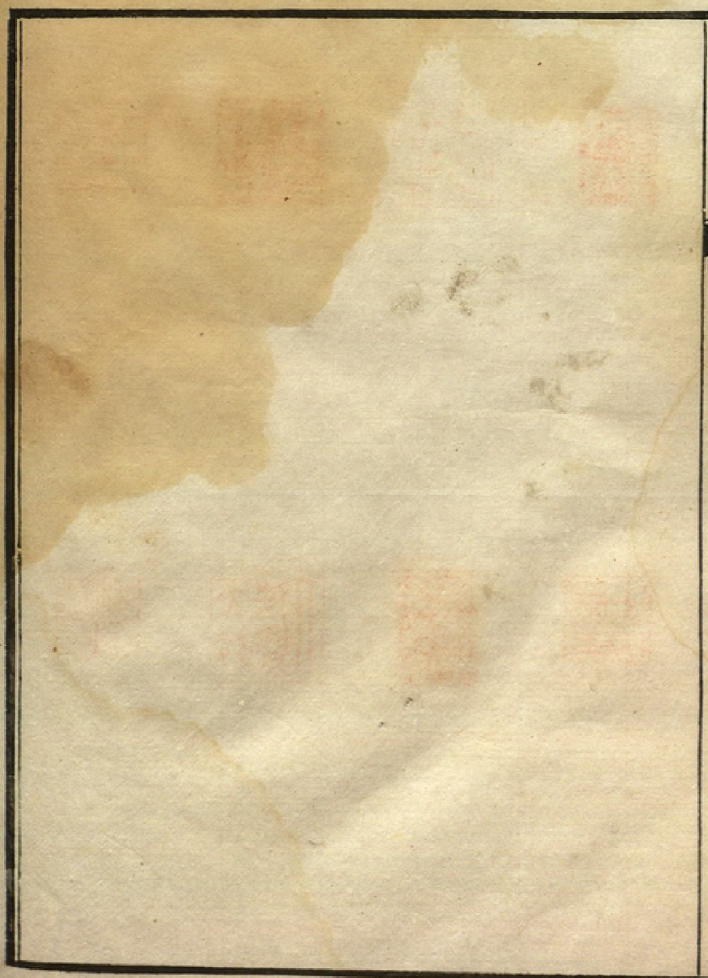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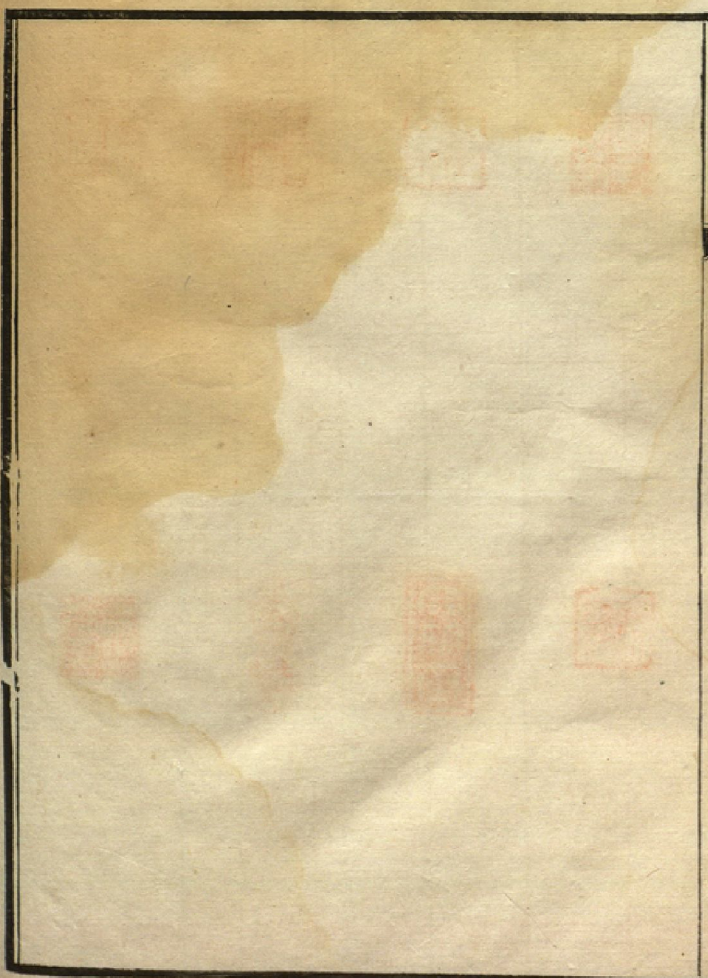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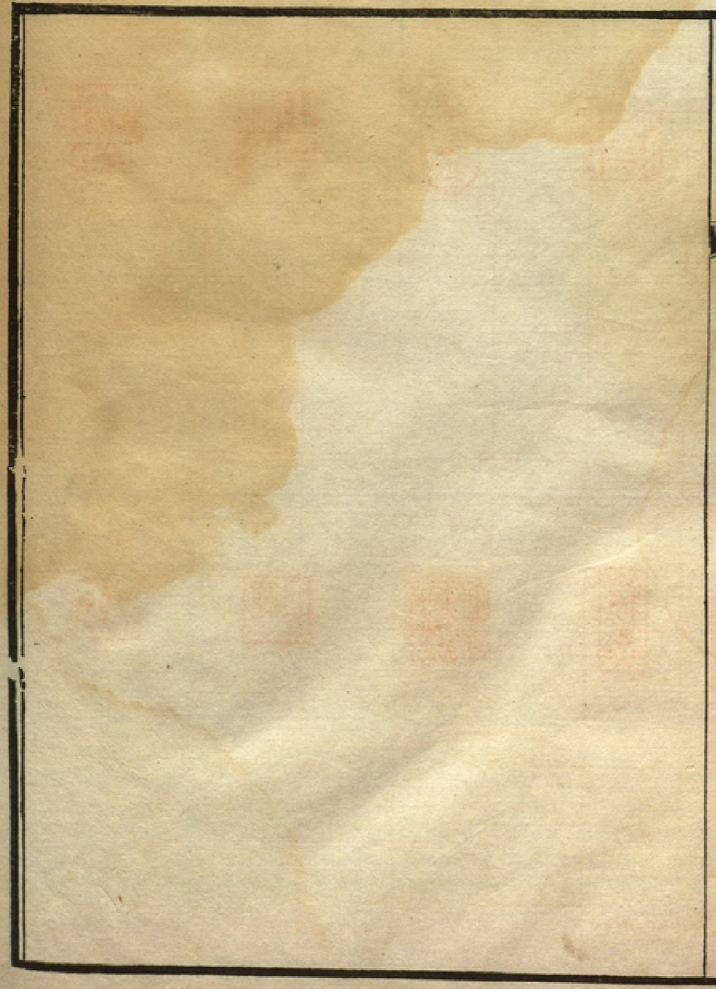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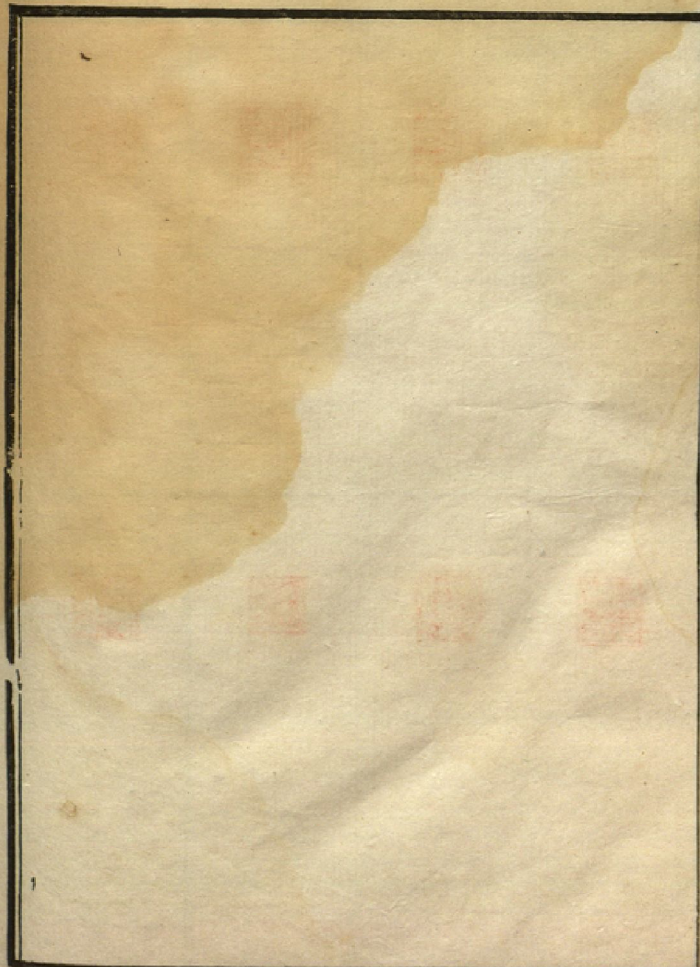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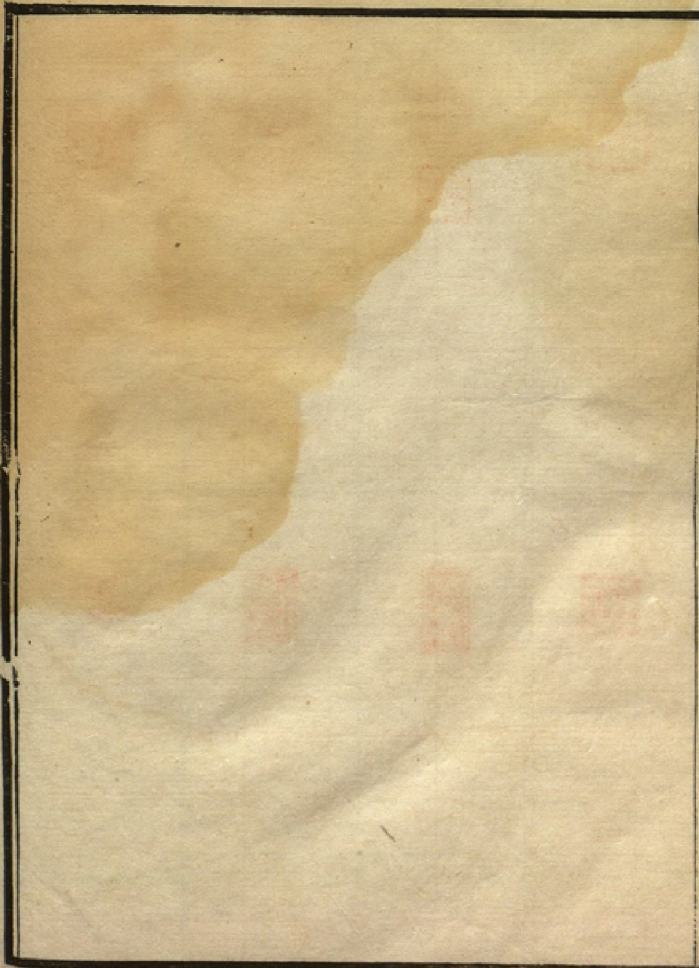






















余見篆刻之家多矣挾其藝以詡於人輒曰臨摹秦漢然皆不能深入精奧始知篆刻之難言也頃見余羽公收藏文三橋舊刻二十餘方咄咄驚歎以為斷不能揣摩萬一既而又出大小圖章一篋約五十餘方告余曰三橋徃矣得其真傳者其在斯乎詢其姓氏云琴川崔田林君之所作也秀勁古雅各臻奇妙腕間筆下直可驅使秦漢詎止與三橋抗衡若令諸家見之有不掩袂疾走乎余于篆刻深所嗜好今見林君所作如獲拱壁矣至其吐納風流華實敷茂則又東吳之雋諸公月旦具

在余則何能贊一詞甲戌秋社日同郡弟毛祐跋

印雖小道為之實難自史李之學不明而鐫刻之
漸斯蔽尚樸落者似是而寔非喜新奇者去古而
愈遠蛇神牛鬼謬擬爛銅蚓結虺纏侈言切玉辟
猶貌原醜女妄歆效顰西施人本哀駘輒思比嫩
葛勃偽體之濫觴久矣狂瀾之砥柱誰乎而我林
君鶴田獨能溯八法之源流挾六書之堂奧遠追
秦漢奉佐祖禰近繼文汪相為伯仲經營既極夫
慘澹造詣遂進于精深惟其用志不分故能凝神
合道體裁本乎方正玉帛會於行間變化出以縱
橫蛟螭走於腕下宜其俯視流輩傾動公卿為藝

苑之球琳推印人之領袖也得其片石如分竹使
之符祕彼名章若佩通侯之印儻逢揚子未敢薄
此雕蟲持示宋人殆更勝其刻楮觀云止矣軒乎
舞之江都弟許迎年謹跋

余自戊辰之歲始識霍田先生于玉峰僧舍別去
十餘年乃相見於嶺外時在瞿天言光祿座上相
與擘丹荔坐綠榕樹下縱論金石之學光景如在
目前也繼此又數年迄于庚寅辛卯再相見于廣
陵蓋余之獲交霍田近將三十年而數共晨夕莫
今日若也霍田頗自矜賢于予獨無靳惜每一相
見必為作印數方嚴整疎宕各臻絕妙及繙其全
譜如入龍宮貝闕異寶紛披無弗蕩心駭目至其
神明變化則又筆有真宰能鎔鑄千古而歸之昆
吾寸鐵者也昔張長史以草書稱聖擬於鶴田殆

亦篆刻之聖者乎近代篆刻高手首推文壽承彭
汪尹子關能得秦漢正法自成絕藝崔田固稱文
汪繼起繇今觀之抑更駕而上之矣世有具眼將
無以余為知言也夫嘉定同學弟趙虹謹跋